

失落年华里埋藏的深爱，全世界都为之动容

那样完美的遇见，小心轻放，不忍触碰
或许那些曾为你哭为你笑为你疯狂的日子
才是最好的时光

有你的时光

YOU NI DE
SHIGUANG



王一一

著

有你的 时光

YOU NI DE SHIGUANG

王一一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你的时光 / 王一一著. —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14. 9

ISBN 978-7-219-08931-6

I . ①有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6213 号

监 制 白竹林

策划编辑 梁凤华

责任编辑 梁凤华

责任校对 周月华
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
邮 编 530028
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84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9 月 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931-6/I · 1742

定 价 26.80 元

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一场梦中的婚礼 | 001 |
| 第二章 | 雾里看花 | 041 |
| 第三章 | 真实的谎言 | 075 |
| 间奏一 | 浮光掠影 | 112 |
| 第四章 | 一笔交易 | 117 |
| 第五章 | 支离破碎的爱 | 149 |
| 第六章 | 无可挽回 | 183 |
| 间奏二 | 最远亦是最近的地方 | 222 |
| 第七章 | 在你的身边就是幸福的时光 | 225 |



第一章 一场梦中的婚礼

看着镜子里一袭白纱的自己，李芸桦仍然有着深深的不真实的感觉。

她今天要结婚了。她要嫁给叶明杰了。

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

“小芸啊。”李芸桦的母亲推门进来，梳妆台前女儿一袭婚纱的身影让她眼眶一润，一时万般感慨涌上心头。她和李芸桦的父亲离婚后，女儿就跟着前夫过日子，前夫去世后女儿就一直一个人生活。她不是不爱自己的女儿，但感情并不是那么容易解释得清的。幸好李芸桦极为懂事，从来都没有恨过她这个母亲，如今嫁了个人人都羡慕的金龟婿也没有忘记她这个母亲。这辈子除了生育之恩她没给过女儿什么，她对女儿有太多的亏欠和内疚。

婚纱太重行动不便，李芸桦维持着坐姿转向母亲这边。她见母亲眼中含着眼泪，心里也是一酸，“妈，怎么了？”

李妈妈悄悄擦了擦眼泪，“徐教授和张律师都来了，在客厅

里等你呢。”

“啊，他们来了？我都弄好了，我们这就走吧。”

李芸桦提起裙摆便要站起来，李妈妈快她一步拦住了她。

“小芸啊，等等。”李妈妈打开背包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有些年头的木制镶金首饰盒。

李芸桦记得这个首饰盒，哪个小女孩不喜欢漂亮的东西，尤其是珠宝首饰。小时候她常常翻这个首饰盒里的戒指、项链玩，因为这个，她没少挨妈妈的骂。父母离异后，母亲离开了家，这个首饰盒也就和母亲一起从家里消失了。

“小芸，这个首饰盒是你爸爸家传下来的，据说是你祖母的东西。女婿是个有钱人，妈妈也给不了你什么，这个首饰盒是当年结婚的时候你爸爸给我的，我想着现在是该交还给你了。你爸爸这辈子最爱的就是你，他要是知道你今天要嫁人了，也会欣慰的。”

这么多年了，母亲也老了。这些年里李芸桦不敢说从来没有埋怨过母亲。父母刚离异的时候她也会哭着问父亲母亲为什么不要她了。而当她爱上那个人之后她才知道，因为爱情，人们会有多勇敢；为了爱情，人们又会做出多少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。对于母亲当年离开自己，她放下了怨，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容。

“谢谢妈。”

李芸桦双手托着首饰盒，转身悄悄地抹掉眼睛里的泪。她将首饰盒搁在梳妆台上，搀着母亲出了卧室。在客厅里等候的两个人听见动静，都转过身来。

穿着宝蓝色正装的是李芸桦的学姐徐静。对李芸桦来说她亦师亦友，也是她间接促成了李芸桦的这段姻缘。站在徐静身边夹



着公文包的瘦弱男子是叶明杰公司的法务律师张诚，在结婚前李芸桦就认识了他。无论什么时候张诚都是标准的领带、西装、公文包的“三件套”，好像随时都准备要上庭一样，没想到今天也不例外。

李芸桦掩口一笑，调侃道：“张律师，今天你老板都休假了，你还上班啊？”

张诚无奈地一摊手，“没法子，资本家就爱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力。更何况我老板那是资本家中的资本家，那心，比金刚钻还硬。”

李芸桦装作生气道：“啊，我可是都听到咯！”

张诚慌慌张张地一拍脑袋，做出后悔不迭的表情，“哎呀哎呀，我都忘记了，竟然在老板娘跟前说老板的坏话，看来明天要回家吃自己的了。”他夸张地一把拽住李芸桦的手，苦苦哀求，“老板娘，看在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家里还有条嗷嗷待哺的狗的份上，千万别把刚才的事告诉您那英俊潇洒英明神武气宇轩昂的老公。”

张诚本来眼睛就小，挤眉弄眼下更是只剩一条缝了。李芸桦忍俊不禁道：“好啦好啦，看在你家小宝的份上，我保证不说。”张诚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那都是胡扯，不过他真的养了一条无比可爱的威尔士柯基，卖起萌来让人心都要酥了。“明杰那边都好了吗？我们现在就过去吧。”

“刚才打过电话了，老板那边已经都到了。”张诚边说边打开公文包，取出一沓文件递给李芸桦，“这是婚前协议，老板娘，在仪式前需要你签个字。”

“啊，是了，差点忘记这事。”李芸桦接过张诚手里的纸笔，

想也没想就直接翻到了签字的那一页。

李妈妈第一次知道女儿和未来女婿之间还有这样一份东西，心里头怪不舒服的。女婿风度翩翩又事业有成，年纪轻轻的已经担任过好几家公司的高管，现在是一家大公司亚太区的首席执行官。自己的女儿固然也是极其优秀的女孩，但说到门户，不过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家庭。在外人看来怎么都是女儿高攀了女婿这个人眼里的钻石王老五。可女婿能看上女儿就不是会介意门第的人，既然不介意又为什么要签这婚前协议呢？这婚前协议怎么想都让人心里不舒服，好比眼睛里进了沙子，不揉，难受，揉了，更难受。

“芸桦，这……这协议一定要签吗？这上面都说了什么？”

李芸桦大约能猜到母亲的心思，她给了母亲一个安抚的笑容。

“妈，你别多想，这些都是我和明杰之前商量好的。明杰怕我将来受委屈，所以有些东西在协议里就都写清楚了，省得日后再起争议。”

李妈妈听女儿这么说，心里才宽慰了些。一直在旁看着的徐静这时突然说了句：“芸桦，你还是看一遍再签吧。”

李芸桦见母亲和学姐都这么紧张，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，“学姐，不用这么紧张吧，又不是卖身契。何况你看我两袖清风又家徒四壁的，怎么想都是我占明杰的便宜吧。”

“看一下总是对的，何况法律上也规定在签文件前需要双方都看过协议内容的。张律师，我说的对吧？”徐静一句话就把球抛给了最具有发言权的张诚。

张诚不动声色地看了徐静一眼，随即笑了笑，“是啊，李小



姐，徐教授说得没错，你是应该从头看一遍，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解释给你听。”

见他俩都那么坚持，李芸桦只得随便翻了几下。协议的内容之前明杰都和她商量过，为了免生事端，她会放弃夫妻共同财产里所拥有的股票，而作为补偿，叶明杰名下的房产会转移给她。李芸桦匆匆过了一遍就翻到最后一页，提笔在最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张诚收好文件后就和徐静一起下楼，他们俩一会儿会把车直接开到楼下接新娘。李妈妈拿着李芸桦一会儿要换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也跟他们下去了。

李芸桦关上门，在供桌上父亲的遗像前点起了三炷香。父亲在和母亲离婚后就对生活失去了信念，再也没有照过相，他走得匆忙，家里什么准备都没，遗像选的是他刚结婚时照的一张相片，据母亲回忆，这也是他本人最喜欢的照片。

李芸桦隐约有些记忆，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温文尔雅的人，这一点从照片里就能感受得到。年轻的时候父亲和几个朋友一起白手起家，也闯出了些名堂。不过在和母亲离异后，父亲的命运就发生了转折，情感上的挫折也影响到了工作，父亲和朋友不欢而散，事业开始急转直下，最后他匆匆结束了自己的公司，沦落到过起给别人打工，看别人脸色的日子。

事业和生活上的不如意使父亲渐渐变得冷漠和苍老，但在李芸桦心里，他永远都是那个疼她爱她的温柔爸爸。在她的记忆里，父亲靠着做每天看人脸色卑躬屈膝的工作把她抚养长大，但他依然对她疼爱有加，在艰难的生活里也不忘为她设立了教育基金，用那些父亲每年一点一滴为她积攒下来的钱，她没有辜负父

亲的期待考入了名校念完了大学。每年开学的时候，当她收到父亲生前给她准备的教育基金时，她总感觉父亲还在她的生命里活着，他从来不曾离开，一直在她的身边。所以今天，她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。

将香插进香炉里，李芸桦在遗像前合上了双手。

爸，我要结婚了。

我一定会幸福的。

婚礼仪式在市区一所老洋房内举行，来的宾客并不多，都是男女双方的挚亲和好友。离仪式开始还有些时间，李芸桦到达后就和化妆师在楼上的卧室内做最后的上妆。

戴上珍珠项链，李芸桦怔怔地瞧着镜子。梳妆镜中映出一张经由化妆师的一双巧手妆点出的靓丽容颜，黑色的眼线勾勒出的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眸，带着新娘常见的期待同时也带着不安。

她是真的要结婚了。

李芸桦低头看着光秃秃的左手无名指，一会儿将会有个男人为她套上戒指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他与她的人生将借由戒指的束缚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“咚咚。”

紧闭的房门上响起两记敲门声。化妆师笑着道：“是叶先生等不及了吧，不行，婚礼前不能见新娘，我去把他拦在门外。”

她去开门，却就此没了下文。李芸桦坐在镜子前问了一声：“怎么了，是明杰吗？”

皮鞋踩在木质地板的咚咚声夹杂着西装面料的摩挲声在她背



后越来越近，她敏感地察觉到那不是叶明杰。来人的脚步声更重，应该是比他身型更加高大的人。穿着黑色西服的人在她背后停下，她身前的镜子只映出他肩膀以下的身躯。李芸桦转过身，下一刻，她睁大的眼睛中映出了一张熟悉的脸。

“嘉……嘉元！”

李芸桦又惊又喜，一下子就站了起来。她完全忘记了婚纱的繁重，立刻就被重重地绊了一下，失去重心的身体整个往前栽倒。

“当心！”

谷嘉元人高腿长，一步跨到她跟前眼明手快地扶住了她。

“谢……谢谢。”

李芸桦扶住窗楹稳住身体。她仰头望着高出她一个头还多的谷嘉元，会心地一笑。这个人还是这么帅气。谷嘉元的祖父是混血儿，在他的身上仍能看到这一点。他头发黑得发亮，发梢微卷，五官棱角分明，像是雕刻出来一样。特别是今日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，让他看上去更像是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王子。

“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”

虽然也寄了喜帖到谷家，但一直都没有回音，再加上听说谷家爷爷的病一直都还没好，她原本以为这个人不会来了。这一度让李芸桦相当的失落，毕竟谷嘉元是她和叶明杰共同的朋友，严格来说，正是因为谷嘉元，她才认识了叶明杰。

其实不过一年的时间，但这期间实在发生了太多的事。谷嘉元是徐静的爱人尹世宗的表哥，尹世宗为了瞒住自己和徐静的事，便和李芸桦假扮情侣。这场假扮情侣的闹剧被他俩演得是鸡飞狗跳，最后还是以真相大白收场。不过李芸桦倒是因此认识了

谷嘉元和他的死党，也就是今天的新郎叶明杰。

谷嘉元从不曾想到过穿上婚纱的她会如此让他难以移开目光，一袭露肩的婚纱包裹住她的身躯，蓬松的下摆堆积在她脚边簇成了一朵云。黑色的长发盘在脑后，一组珍珠发卡从侧边固定。不再被头发遮挡的额头完整地露出来，两道精心修饰过的眉毛自上方掠过。黑色的眼线突出了她双眸的幽深，为了配合唇上那一点赤红，两颊上淡淡地扫上了一层腮红。

新娘仰着头，脸上漾开的是谷嘉元从未见过的笑容，名为幸福的东西从她的眼底漫开包裹住她整个人。

她从不曾在他眼前如此，赋予她现在笑容与幸福的也不是他。谷嘉元苦涩地想着。

他们有一个误会重重的开始，但在真相大白后成了朋友。谷嘉元知道自己的眼睛从最开始就被李芸桦吸引着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收到那张喜帖时，他才明白被李芸桦吸引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眼睛。

这些日子里谷嘉元也曾想过，如果当初没有因为爷爷的病返回美国，他和李芸桦是不是会有结果。但他更明白，错过就是错过，命运是不会宽容那些“如果”的。叶明杰是他多年的好友，他希望叶明杰幸福，也相信叶明杰能给李芸桦幸福。而他，会将那些“如果”和“曾经”全部锁在心底，成为他一个人的回忆。

“我最好的朋友结婚，而且邀请我做伴郎，我能不来吗？即便要游过太平洋我也会来。”

张诚一上二楼就听见了李芸桦和谷嘉元的说笑声，而他的老板，今天的新郎却一声不吭地站在卧室门外。叶明杰向他使了个



眼色，张诚识相地将一声“老板”给咽了回去。他跟着叶明杰走进东厢的书房，在对方的示意下关上门。

“她都签了吗？”

张诚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李小姐都签了，协议书我明天就会拿去公证。”

叶明杰打刚才就紧绷的神色这才松缓了些，“她有没有说什么问什么？”

张诚如实地向老板复述之前的情景，“徐静提醒李小姐要看一下协议的内容，但李小姐并没有对此上心，她几乎看都没看就签字了。”张诚想了想，觉得还是说出来妥当，“老板，徐静是不是猜到了什么？”

叶明杰沉默了片刻，道：“徐静不会猜到什么，毕竟尹世宗是外姓，又是个游离在本家外的浪荡子，这件事你不要多想。婚礼结束后我会带芸桦去度假，如果有急事就联系我。”

张诚想想也是，唉，他果然还是有些心虚，“老板，那我先下去帮忙了。”

书房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个年轻的女人，张诚出来的时候她顺势推门进去。虽然只匆匆瞥到一眼，但张诚还是认出对方了，那是叶明杰的前女友。爱人要结婚，新娘不是她，难怪再美的妆也遮不住她一脸的脆弱和憔悴了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我说过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”

叶明杰冷漠的声音在门关上前飘然而出。张诚知道不应该，但还是忍不住在心底偷偷感慨了句：爱上这样一个男人的女人，怕是终究要为他伤透一颗心。

“表哥，你也来啦。”尹世宗一进屋就看见了和李芸桦谈得甚欢的谷嘉元，下一秒他便沮丧地叹起了气，“真是的，说你来了我才当这个伴郎的，这下你来了，哪还有我出风头的机会啊。”

“怎么，”谷嘉元说着，比了比跟在尹世宗身后进来的徐静，“你都结婚了还想出什么风头？还是说，你还想着芸桦这个‘前女友’啊？”

尹世宗心里一惊，知道自己嘴贱又说错话了。

“阿静啊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你……你可别当真啊。”

徐静直接无视了自家男人心虚的嘴脸，她倒是注意到另一件事来。

“芸桦，你的头纱呢？”

李芸桦下意识地摸了摸头发，头纱并没有戴在上面，“是不是在手提包里？”

谷嘉元离得最近，他察看了下发现没有。

李芸桦想了想，才记起刚才出发的时候怕头纱遮住视线，所以她就没在家里戴上，这会儿只怕还躺在梳妆台上呢，“应该是忘在家里了。”

徐静看了一眼表，“离仪式开始就剩半小时了，要回去拿得赶快了。”

“算了吧，”李芸桦道，“回去一趟太赶了，没有就没有吧。”

“那怎么行。”谷嘉元边说边拿出车钥匙，“把你家地址告诉我，我这个伴郎今天就两肋插刀，替你做一回快递员啦。”

“什么事这么吵？”



叶明杰刚到礼堂就听见楼上一阵兵荒马乱的。

“好像是李小姐发现头纱落在家里了，现在刚找人拿过来。”

张诚低头看了一下表，“时间到了。”

宾客已经全数就座，管风琴慢慢奏响神圣的旋律，徐静牵着李芸桦的手一步一步沿着红地毯走向前方等候着的新郎。叶明杰等不及向前走了几步，从徐静手里接过他的新娘，两人并肩站在司仪跟前。

“我要分别问两人同样的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很长的问题，请在听完后才回答。”

司仪微微侧身面对叶明杰，“叶明杰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李芸桦小姐为妻，爱她、安慰她、尊重她、保护他，像你爱自己一样。不论她生病或是健康、富有或贫穷，始终忠于她，直到离开这个世界？”

“我愿意。”

“李芸桦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叶明杰先生为妻，爱他、安慰他、尊重他、保护他，像你爱自己一样。不论他生病或是健康、富有或贫穷，始终忠于他，直到离开这个世界？”

“我愿意。”

司仪翻开婚书，李芸桦和叶明杰一前一后拿起笔，分别在婚书上签下各自的名字。

尹世宗记得依照之前的流程，接下来就是交换戒指的环节。而婚戒这会儿应该是由伴郎谷嘉元保管的。他伸手绕到他背后轻轻拍了谷嘉元一下，谷嘉元似乎在想什么，完全走了神。他像是没感觉到一样，动也没动。

表哥这是在搞什么？

尹世宗不动声色地朝谷嘉元挪了一小步，因为怕其他人注意到，他只能压着嗓子说话：“表哥，戒指，戒指！”

新郎新娘签完字都在等着伴郎把戒指递过来，这伴郎没任何动作，他们俩也就只能站着等。来观礼的宾客都注意到了这突如其来的冷场，有几个人已经开始在台下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了。

“嘉元……”

李芸桦隔着面纱瞧不清发生了什么，身侧的叶明杰往前跨了一步拦在她的跟前。

宾客们纷纷伸长了脖子打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连李芸桦都有些按捺不住想掀开面纱了。叶明杰几乎是全场最镇定的人，他挡在谷嘉元和李芸桦之间，嘴角的笑容让人觉得一切不过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小事。

“嘉元抱歉，要是再不把戒指拿出来，新娘大概会以为我忘记买了。”

一时间礼堂内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，一下子就化解了刚才尴尬的气氛。

谷嘉元耸了耸肩，举高手里的绒布盒，“OK，我在此证明，新郎没有忘记这件事。”

看来是一场误会，没什么事。李芸桦悄悄松了口气。

叶明杰执起李芸桦的左手，从盒子中取出其中的女戒，顺着她的指尖往下一滑，将戒指顺势套上她的无名指。

李芸桦同样取出男戒给叶明杰戴上。

主持婚礼的司仪笑着继续下面的程序。

“叶明杰先生，李芸桦小姐，我宣布你们两人从此刻起正式结为夫妻。”



站在走道两边的宾客拉响了手中的礼炮。在漫天飞舞的彩色纸片和众人的起哄声中，叶明杰缓缓掀开了李芸桦的面纱。他的新娘仰着头，凝视他的眼眸中含着喜悦与激动的眼泪。

“我爱你。”

在众人的起哄声中，他毫不犹豫地揽过她的腰，俯身吻上了她的唇。

新郎新娘在宾客的簇拥下移动到庭院里进行婚礼后的传统项目——扔捧花。尹世宗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汗，还没缓过劲来。他跑到厨房找了杯水，仰头灌下去大半后，这三魂六魄才都回来。他一转身，那个害他惊出一身冷汗的人就站在几步开外的过道里，绷着一张脸，冷眼瞧着外面被大家簇拥在中间的新娘。尹世宗没好气地一甩手把杯子重重搁到一边，“表哥你搞什么啊，刚才那出是怎么回事？事前你可一点招呼都没打，我还当你想抢亲呢。”

“世宗，”谷嘉元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倒问他，“这世上会不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”

尹世宗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这人是怎么回事，难不成今天中邪了？还是真如他家那口子说的，他表哥其实也喜欢芸桦？“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当然会有，但这概率好比中百万大奖。我要是现在能碰上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，立刻出门买张彩票保准也能中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谷嘉元似是无心地说了一句，仰头喝下了杯中的酒。

“表哥，你袖口上粘了什么？”

尹世宗眼尖地注意到了谷嘉元袖口上似乎粘上了什么，瞧着